

点点怀孕了,但是有危险

都市爱情



合江亭

撒撒著
四川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因恋人高尚在一次登山中遭遇不幸,林点点一直活在痛失恋人的阴影中。直到通过一次偶遇,她见到了一位与高尚非常相像的男人苏易。可苏易却是一个心有隐衷的人,因为先天疾病,让他对感情不抱有希望。尽管对林点点充满好感,却始终未能放下心防。这反而加剧了点点的痛苦。经过痛苦的试探,两个相爱的人终于走到一起,可随后发生的事情,让两人相聚又分离……

[上期回顾]

点点买了个戒指戴在苏易的中指上,她说要向苏易逼婚,但苏易拒绝戴戒指,他不想拖累点点。没多久,苏易因身体不适住院,点点得知后更是决心要和苏易在一起。

翁想想得知自己竟然不是父亲亲生的⑧

职场小说

翁想想著
现代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本书讲述了一位刚毕业的女大学生翁想想从学校到社会、从稚气到成熟的职业人生。大学刚毕业的女孩翁想想凭着母亲的关系进入本地的银行工作。意气风发的翁想想决定从此继承母亲的职业,做一名优秀的银行工作者。然而一系列的家庭变故,使本来工作优秀的翁想想接二连三地出现工作失误。但母亲优秀的工作成绩和嘱托以及身患癌症的父亲的鼓舞,让她开始重新认识人生,坚定了她重新赢得单位认同的信心。

[上期回顾]

翁想想接到噩耗,母亲在旅行中遇到泥石流,不幸去世了。母亲的丧事办完没多久,翁想想又发现父亲在外一直有个女人,而且还生了对双胞胎,并且打算接回来一起住。

父亲和翁想想说过要添人进口的事后,迟迟没有行动,翁想想还以为父亲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可是今天,情形似乎有点不对。翁想想疑惑地推开门走进客厅,眼前赫然出现三个陌生的面孔,其中一个,就是那天见到的女人。虽然当天只看到她的背影,但翁想想可以肯定,这个有着清秀面庞的四十多岁的女人就是那天父亲房里的女人。另外两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女孩,不用猜,就知道应该是她的弟弟妹妹了。

翁想想有点晕眩,眼前的情景让她怀疑走错了门。父亲站起来,说:“快来,想想,来见过你阿姨和弟弟妹妹。”翁想想站在门口,不知道该怎么应付。倒是妹妹——那个叫翁小雪的女孩子主动,她跳跃着跑过来,对翁想想喊了一声:“姐姐。”翁想想对这个称呼感到前所未有的陌生和不适应。

“呵,还挺傲慢的。”翁想想听到一个男孩子轻蔑的声音。不用回头,她也知道,那个人是自己的弟弟。晚饭是在极尴尬的气氛中进行的。翁想想突然咽不下去,她忽然有在他人屋檐下的感觉,所以便推开碗站起来。

“你不吃了?”那个女人关切地问。翁想想没有回答,移动椅子准备离开。“哎!”那个男孩喊,“没听到我媽跟你说话?你是聋子吗?”“你给我住口!”父亲威严的声音在制止。“爸!你看她那样,好像谁欠她八辈子的钱。”男孩嚷道。

“放肆!”父亲喝止,“不许你这样说你姐姐!”“姐姐?哼!”男孩头一偏。女人出来打圆场,顺便用筷子敲了一下男孩的头,说,“你少说两句,赶快吃饭。”

翁想想没有回头,径直往楼上走。回到自己房间,泪又不争气地流下来。翁想想的生活从弟弟妹妹搬进

快结婚。”

有了说结婚的起始,后头的话题总是绕不开。每次只要苏易提起结婚的事情,点点就这样回答他,这反倒让苏易疑惑又不解,低头看看手指上的戒指:“为什么?”点点说:“我要好好和你谈一场恋爱。”

躺在床上,点点鼓励自己:不要急着和苏易结婚,这样会给他压力,他会为此不堪重负的。她又是那般的爱苏易,爱到就想要一个苏易的孩子。这个热热的念头,令她不能自持。可要他的孩子不容易,每次他都采取了措施,点点不想这样,可又不好说出口,就顺着苏易。

那天,苏易说工作暂时忙完,点点就说想出去度假。在苏易眼里,点点是恋人也是妹妹,有时还像女儿,只要点点要什么,自己如果可以给,苏易都毫无保留地给予她。苏易问:“想去哪里?”点点歪着头,想了想,说:“蜀南竹海的忘忧谷。”

抚摩着点点的头发,想到点点总呆在家里可能有些烦闷,也该出去散散心,苏易就答应了。点点欢呼着去收拾行李,苏易怕点点粗心忘记带上该带的东西就在一边看着,两人的一些小东西放在各自的床头柜里,特别是苏易的药,还有避孕套。点点打开,拿了针药,把那盒避孕套顺手往里推了一下。苏易过来,拿起那盒套子,放进行李包里。点点想在苏易睡着之后,把那盒套子拿出来。可这一睡,中间没有醒来,一觉睡到天亮。推苏易去洗漱,在他洗漱的时候,点点下床从包里拿出那盒套子,扔到床下。

抵达竹海,进入竹海西大门,便是一望无边的竹海了。山间满目青翠,河里碧水幽幽,偶尔还有一两只竹筏悠然地漂在河中。他们找了一家被密密竹林包裹着的环境幽静的农家旅社住下。在这样的环境里,心情

也就完全放松了下来,苏易和点点享受着只有他们俩的悠闲时光。

吃过晚餐后,他们就坐在走廊的竹椅上,看夜幕上点缀的颗颗繁星。点点一直笑着,把那雾蒙的月亮,生生笑出了明朗。夜深了,山区的风清凉,令人有些寒。点点要苏易把自己抱回房间。睡意蒙眬的苏易抱着点点,点点勾着他的脖子,唇蹭着苏易的鬓角,又贴到他的嘴上,轻轻地呢喃着……神思恍惚的苏易,一阵莫名的冲动,快步回到房间,将点点扔在床上,迅速解开了点点的衣扣……

屋外青蛙的叫声此起彼伏,犹如古琴低吟。橘黄的灯光,把夜里的凉意驱走。点点闪过一丝歉疚:自己这是借种生子吗?不,不是。当在泱泱众生混杂的都市里,苏易牵引了点点的视线,长得像高尚,但他不是高尚,邂逅苏易的那一刻,长相只是一个楔子,令她不能再走出自我的是来自于内心不停涌动的爱恋。

早晨的阳光透过竹叶间的空隙,在房间里洒下斑驳的金光。苏易想起昨晚没有采取任何措施,他侧过头看点点,点点依偎在他身边,一笑,苏易若有所思地想了想,也许是忘忧谷真的让自己忘记了烦恼与忧愁,竟然没有了忐忑不安。

回成都后,点点去文殊院,烧香、许愿。买了孕纸测试,没有见到有任何的怀孕迹象。她有些失望了,焦虑。以为点点身体不好,苏易就不要点点工作了,请了钟点保姆,照顾点点和打扫卫生。苏易的本意是要保姆天天来,点点不愿有外人打扰她和苏易的生活,就让保姆隔天来一次。在这样的溺爱里,点点的身体和脸色比以前好了很多。

那天起床,点点明显觉得身体异样,用孕纸检查,结果令她狂喜。苏易出门上班,点点就准备自己去医院好

好检查一下,确认是不是真正怀孕了。她还是不太相信孕纸测试的结果。很快检查结果出来了:她怀孕了!

点点坐在那里考虑着:要这个孩子,苏易万一知道了是他的,就会有压力,就会勉强自己和点点结婚;借种生子,更是对苏易的伤害,点点觉得考虑还是欠周全,为了不给苏易疑虑和压力,点点决定不去进行自己的计划,起身进去问医生:“如果我想做人流……”

“有个事情我还真想告诉你。”医生要她坐下,关上门,神色凝重,“你是未婚的?”点点很坦然:“和男朋友同居。”医生说:“有个情况你要慎重考虑。检查的时候,我发现一个问题。”

迷惘而又不安的点点问:“这是什么意思?”“就是你有两个子宫,是先天性的发育带来的。如果你做了人流,我不能保证你以后是否还能有生育。”医生的字字句句都像重锤一样敲打在点点的心上,令她不敢相信会是这样。

“也不是百分之百的,但是有很大可能性不排除我现在的诊断。所以你要慎重!如果你不方便对你男朋友说,就让他来找我吧!”看着医生跟前的病历,很久很久,点点凝重而又如释重负地说:“不!我要这个孩子!”

医生愕然地看着点点:“真的要慎重啊!一辈子的事情!不能任性!”不想再说什么,点点谢了医生,心头反倒释然了很多:这就是命中注定这个孩子要来到这个世界了!

早晨等苏易去设计室之后,她给苏易写了一封信,简单收拾了自己的东西,她要离开这里,不想拖累苏易,到别处租房住,从此自己就和孩子一起生活。这些她没在给苏易的信里提及,只是说:不能给我婚姻,也不想你,那我还是走了。因为太爱,所以才离开。离开不是不爱。

来那天起彻底被改头换面了。那个叫翁小白的弟弟好像生下来就是为了跟自己作对的,他想方设法和她过不去。而那个翁小雪,却对翁想想十分亲近。即使翁想想总是沉默,但每次翁想想回家,翁小雪总会主动喊一声:“姐姐回来了!”然后还会主动削一个梨给翁想想吃。

翁小白虽然表面上跟翁想想过不去,其实心里并不讨厌翁想想,他甚至有点喜欢这个沉默的姐姐。所以为了这个姐姐,他最近老找孙俪的片子看,什么《甜蜜蜜》《玉观音》,因为他觉得翁想想长得挺像她。

这天,翁想想洗了澡就躺在床上,想好好睡一觉。但她在床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踏实。直到半夜,她才迷迷糊糊疲惫地闭上眼睛。突然,她感到有人在扯自己的衣服!她马上惊醒,借着窗外的月光,依稀可以看出竟然是翁小白!

“你干什么?”翁想想非常震惊,她一边喝问,一边奋力挣扎。但是没想到翁小白人看起来瘦瘦的,力气竟然还不少。当翁想想明白翁小白的企图后,她立刻严厉地骂道:“翁小白,你给我滚开!我是你姐姐!”翁小白却邪恶地笑着,说:“什么姐姐?你哪里是我姐姐?”翁想想以为翁小白在梦游,所以胡说八道。见推不开翁小白,她就大声喊起来:“爸爸,救命啊!”

翁小白吃了一惊,就想用手捂住翁想想的口,没想到,反被翁想想狠狠咬了一口。一家人全部被吵醒了。当翁想想的父亲看到女儿房里纠缠的场面,气得冲上去擂了翁小白一拳,并狠狠骂了一句:“畜牲!”

父亲气愤地一把抓起翁小白的后背衣服,将他推搡着赶到楼下客厅,并喝令他跪下。翁小白的母亲也追到客厅,对跪在父亲面前的翁小白痛心疾首地骂道:“你这个劣子,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丢人的事情?你怎么会

变成这个样子?”

翁小白低着头一声不吭。他知道,自己闯了祸,都是白天看那个色情影碟闹的。晚上躺在床上,翁小白脑海里又回放起白天看过的画面,更加心痒难耐,于是就悄悄摸到翁想想的房间。面对父母的责骂,翁小白一声不吭。

“你这个畜牲,还不承认错误?”父亲见儿子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,就抬起腿狠狠踢了他一脚。父亲感觉踢他一脚还不解恨,就又捶了他一拳,说:“我没有你这种没出息的儿子,从明天起,你给老子滚出这个家!”

翁小白的母亲大惊失色,她喊了一声:“他爸……”“你不要插嘴!这个孩子都是你惯的!”翁想想的父亲严厉地说。翁小白的母亲顿时不敢言语。父亲又转向儿子,说:“你听到没有,明天你就给老子滚出去,老子没有你这种丢人的儿子。”说着,又踢了一脚。

翁小白终于忍不住了,反抗地跳起来,说:“凭什么?你凭什么赶我出门?我才是你的骨肉。翁想想,她算什么?她又不是你亲生的!凭什么她反倒要住家里,而我却要滚出去?”

翁小白此话一出,满屋皆惊。翁小白的声音很大,加上气愤,更加比平常提高了几度,翁想想在楼上也听见了。翁想想大惊失色,扶了楼梯扶手动弹不得。只听父亲和继母异口同声地骂,“你胡说什么?”

“我胡说?你们那天在房里讨论翁想想的事情,我听到了。我听到妈妈说:‘虽然翁想想不是你亲生的,但我一样会爱她。’”翁小白得意地戳穿了父母的谎言。

“你这个劣种,还胡说!”父亲喝止。翁小白的母亲担心地往楼上一看,却发现翁想想已经瘫在楼梯口,表情怔怔的。

翁想想慢慢地摇着头,嘴里喃喃地说:“为什么?为什么?”“你不要瞎

想!”翁小白的母亲将翁想想搂进怀里,“都是我的错,都怪我教子无方,让你受委屈了。”

“不要再骗我了。”翁想想眼睛转向父亲,说:“爸,求求你,不要再对我隐瞒,请你让我知道,我究竟是谁?”

翁想想的父亲也缓缓地走过来,将手抚在女儿的肩上说:“孩子,对不起,让你受苦了!”“我真的不是你亲生女儿?”翁想想悲不可抑地扯着父亲的手问。父亲沉重地低着头,脸上表情肃穆。虽然父亲不说,但翁想想也明白了,自己真的不是他的女儿。

“我明白了,我终于明白了!”翁想想闭上眼睛。原来,自己才是这个家的外来者,而自己一直还以为是翁小白他们侵略了自己的领地,还一直偷偷愤愤不平,现在看来真是太可笑了。这就是父亲另外成家的理由。没有哪个男人可以容忍自己的妻子养一个不是自己骨肉的孩子。

而母亲的寂寞,母亲的坚守,在刹那也有了合理的解释。原来,并不是父亲背叛了母亲,而是母亲有错在先!这样残酷的真相,让翁想想真的接受不了。所以,她不敢继续追问,怕母亲曾经高大的形象也会再被颠覆。

父亲将女儿扶到床上躺下,轻轻为她盖好被子,说:“不要再胡思乱想了,记住,爸爸永远爱你。”翁想想抽泣着点头。听到父亲这样说,翁想想突然坐起来,问:“爸,我想问一句,我,她,她在你心目中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形象?”

“非常优秀,非常好的一个女人。”父亲毫不犹豫地说。“爸,谢谢你!”翁想想感动得搂住父亲的脖子说,“我也永远爱你。”“快睡吧,好好休息一下。”父亲拍着女儿的脸。

翁想想听话地闭上眼睛。可是,她哪里能够睡得着?对于刚刚发生的一切,她还没有完全从震惊中平静下来。